

影印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一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五)

宋 李 燾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涓

謄錄監生臣黃洲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李燾撰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己酉朔中書閣下言檢會外官發運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司經畧安撫總管鈐轄監牧司府界提點司知大州並已中書置簿記錄合要考察逐司功過事外其常調知州又各有逐路職方考定優劣自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來考課院只是據逐路區別到等第聞奏考校職司課績殿最即開坐逐人區別到部下官吏等其採訪行實但稱採訪到逐官行實合為中等全無實狀無補於事

其考課院顯見虛設欲乞廢罷從之

此據會要淳化四年四月初以考幕

職州縣官為審官院選舉志云方是時上勵精政事至誠惻怛之意見於命令每第課考等高者遷官進擢而為治無狀則罰必行若老不任事則至使之解印以歸監司失考亦加降黜故四方為吏者益加勸沮矣復詔中書籍記中外官司功過歲終及應除用比較進擬又命提舉司考管勾官司農寺考提舉官各從所隸逐罷考課院而釐正其事歸於純屬之司過遣使採訪則令條具所至吏初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工司農寺注籍

以相參考提舉官司農丞闕則選令課尤異者用之闕
閑俱優則遽如擢任惟監司等入上下即取旨升黜而
侍從官守郎者聽不以考法從朝廷察治焉熙
寧三年七月十八日詔中書籍記內外官功過

辛亥幸集禧觀大相國寺祈雨

壬子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遷守太
傅致仕特告謝故事致仕官不入謝上以公亮三朝故

老特加禮仍給見任支賜入謝乃十八日詔今附此林
希野史云公亮自永興召歸

御史劉孝孫劾奏公亮不職
公亮不得已乞致仕此當考司封郎中謝景初追兩

官都官郎中李杲卿一官勒停並坐前任成都府路監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二

司踰濫故也杲卿先服罪景初未服詔利州選差官就
成都置勘馮京曰景初常提點刑獄在一路吏民之上
今令萬里往舊治所就獄恐有辭便乞伏罪賈誼言當
養人臣以廉耻宜止就隣路近處上曰景初自無廉耻
如此更困辱之亦無傷所謂刑不上大夫者既刑即不
可使復為大夫賈誼所言恐非是萬景初在本路桀驁
不奉朝廷法令其自為乃如此何足恤王安石曰若悉
力公家奉行詔令即私行有缺尚有可矜今既犯令陵

政又所為自無耻且就獄辯對虛實於景初固無可耻
若隣路勘使無罪證見之人受弊却不便也詔增定
諸路州軍公使錢及宗室正任刺史以上公使錢除去
虛數令三司止具實數附祿令舊制遷任全給內藩三
之一而宣名猶著全數至是始釐正之

癸丑上論河北兵不可用王安石曰忘戰必危好戰必
亡當無事之時作士氣令不衰惰乃所謂不忘戰也人
心排下進上若鼓旗明麗器械精善壯勇有技者在衆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三

上即士氣雖當無事之時亦不衰惰也上悅因言人謂
今日朝廷邊事勝慶厯中此甚不然東常豈諒祚比也
安石曰誠如此然慶厯中范仲淹非有過人智畧粗知
訓練持守元昊已不能侵犯上曰方仲淹為帥時元昊
已困安石曰雖然當是時惟仲淹為見稱述即仲淹亦
粗勝一時人仲淹為帥元昊所以不能犯者為主客勢
異仲淹務自守故也上又論水洛城事言歐陽修議狀
極無理趣安石曰尹洙主此議洙實不曉事妄作向背

而有時名為人所傾向如此等人最害世事上曰韓琦亦非水洛事安石曰琦尤嚴重洙王珪言狄青亦尊洙安石曰青但以洙有時名能毀譽人可因以致名譽取利祿故推尊洙非實以洙為可宗師也青所以獲譽於世又多得爵祿者洙亦有力也上以為然

甲寅王安石白上西人雖未降誓詔然邊備便可弛如已降誓詔今西人所甚惜者綏州二十里彼今已與我所甚欲者環慶地我今既已與彼即餘處更無所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四

何緣更肯與興兵前一日論西事僉以為未降誓詔則防敵不可緩安石謂彼不能犯境上曰彼羣臣但憂秉常長大追究其罪誰肯為戎首者安石曰新送李崇貴韓道喜來中國已屢許其和彼羣臣豈不自計為戎首或不免如韓李被執送以解急難上曰又恐彼不思算妄舉動安石曰如此即取亂侮亡何所不可我所懼者彼有謀而已無謀而妄動非所懼也

乙卯禮院言中太一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一惟

五福君綦服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記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伏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權陝西轉運副使趙瞻言邊事息寧宜分戍兵為三常依一分就糧於內地延州可移於鄜州及康寧軍保安軍可移於坊州環州可移於彭原縣慶州可移於邠寧渭州可移於涇州及鎮戎德順諸城寨原州可移於長武寨可以減省邊費庶二三年間餘一年之食欲乞下諸寨具逐年合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五

移兵之數措置以為定法詔送樞密院詔慶州荔原堡都監內殿承制竇瓊內殿崇班朱辛各奪一官衝替管勾蕃部司公事任懷政罰銅十斤以失覺察蕃官章威等投西界故也初諸路降羌皆分屬城寨上每諭敕官吏拊循懷輯并資給廩食及是致章威等逃歸故特加譴黜四月二十三日可考先是慶州投降蕃部往往為西人誘納上欲令牒宥州理索王安石曰慶州地已約屬我我以其欲地即速與之詔捉到西人欲歸即給賜遣還今

却誘納我投蕃部須理索乃立得綱紀若不肯送還即

未降誓詔彼自急和我無所急上以為然癸亥送還威布等名字不

同當考并十七日給田事參考遣入內供奉官李憲環慶路勾當公

事賜蕃官軍主以下絹米有差上問治軍王安石曰御

將帥以道使皆向上然後訓練募兵什五三邊百姓鼓

舞以好惡利害便皆精彊陛下難遽令三邊盡如此即

先試之河東河東之民受困敝最多人尤勁悍好武除

其困弊而布其便利誘以所好其勢甚易但將帥不向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六

上則為此難

丙辰詔諸路以新法募役民不願而輒抑勒者官吏並

以違制論雖去官遇赦不原

丁巳謝雨

己未中書言欲下閣門今後紫宸殿上壽親王宗室駙

馬都尉欲並依故事赴坐從之以李評論列閣門儀制

欲改此法故也王安石初言評所定儀制不可行上心

主評議安石既力爭而上終右評安石因言評為欺害

政事評先生擅改易樞密副使蔡挺文字上令取評戒

厲評復訴于上前以為吏未嘗明言已經樞密副使更

定故輒用己意改易數十字實有鹵莽之罪上謂評本

心實無他但於職事不敢苟且理宜矜假遂批付樞密

院免評罪於是安石指此事證評為欺上曰評自言不

知安石曰秦章有樞密院使副押字豈得言不知人盡

以為吏畏評不敢證評上曰就令改易何妨若有差失

評有罪安石曰名分有上下如臣為參知政事眾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七

過當然曾公亮所批判臣但有不著字與公亮反覆論

可否豈敢改公亮文字臣若改公亮文字即左右攻臣

者必眾陛下必極以為臣不可臣職任於公亮乃是等

夷如李評乃是密院吏人若為事關李評便可改抹即

貼房亦可改樞密使文字如此即豈有上下陛下若為

李評可倚仗不如便以李評為樞密使且評所改文字

非特蔡挺文字從前所改至多評乃以為不知此其為

欺甚矣陛下要推問是非不難見但恐承前密院被改

文字不能正心為耻更共蔽覆即不可知如評非忠良
恐陛下誤上曰豈以評為忠良但人難求備如評肯盡
力亦少安石曰既非忠良上慢下暴而陰與近習相為
朋比欺陛下耳目豈可畧不檢察又言評造揭貼簿無
補又不見剩員數即以為無上曰朱明之乃以造揭貼
簿為非見用此差撥兵士豈可言無用以不見剩員數
為無即不可知但恐是外處不申到耳

正批付審院據御集乃五月十日

三日與改正閣門官吏放罪指揮同日今附見此

它日安石又言評所修儀制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四

八

大率乖繆難以責閣門一一申明今不申明尚有罪元
修儀制乖繆豈可得無罪評修儀制既乖繆乃奏閣門
才失提掇便致失事漸成敝壞其姦罔一至此陛下見
其點檢事便以為盡力臣竊謂誣其同類以自為功乃
是姦罔小人不當謂之盡力上曰此小事已降指揮安
石曰此小事然陛下三降手詔當是疑臣於此事不直
有所左右臣備位大臣當為陛下分別枉直若親為陛
下左右小人所欺不能自直即難以安職若陛下謂為

欺使去此位固無所復議若未許臣去位即當容臣辨
正以中書所奏下閣門令中外知事枉直上乃從安石
議而降是詔

壬戌權三司使司勳郎中天章閣待制薛向為右諫議
大夫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官詔罰中書吏而遷向官
如故

罰中書吏而不奪向官此據向本傳當考

詔河北都轉運司劾雄州

官吏以聞舊例歲賜北界絹於白溝交大數而已時北
人欲遍閱之上疑其疎惡乃遣使覆視果得穿穴者數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四

九

百匹而雄州未始以聞故有是詔

癸亥知制誥王益柔兼判禮部貢院試法分四場除第
三第四場策論如舊其第一場試本經五道第二場論
語孟子各三道試官每一人試卷各分一場考校考畢
衆官參定高下去留仍許同差官三兩員點檢雜犯其
諸路州軍舉人如五百人以上亦許差官一員點檢
書詔以四場試進士舊紀無此 詔權通遠軍都監王存等五人各減
磨勘三年初奄東熟戶久不順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

等破蕩而秦鳳路經畧司以聞故賞及之初議賞王安石曰方欲創事宜加厚文彥博曰打旗帳與軍賞格不同難用軍賞上曰惟賞無常輕重視功蔡挺曰比捉賊賞未為厚以此比捉賊則其勞績豈不過於捉賊乎上曰王中正言洮河以西未有朝廷明降指揮許招納蔡挺曰乘今機會破竹之勢正可厚以金帛官職招納然王韶新經摧沮不敢開濶壁畫須朝廷諭意乃令中書密院諭意王安石言將帥事事指教關防不得必得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智畧自肯建功人乃可使為將帥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豈患無人但患知人未盡若陛下盡知人之道御制不失理則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為盜若尚氣節自免去久矣安肯復黽勉到今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豈肯摧氣節以就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傑之士上曰既被人誣罔須與辨明安石曰被人誣罔須與辨誠是然陛下前出手詔專委密院指揮令市易司息錢別封樁蓄戶料錢以省錢支陛下

以為人言市易司全無息錢言此事者必有其人陛下後來既知言此者非實即未見陛下行法若為陛下建立事功之人為眾人沮害忌疾及其為人言即推究其罪有罪陛下固不容無罪即誣罔之人未嘗詰問建功盡力者寡為邪者眾寡已不勝眾而陛下又不惡其為邪則人何為不苟比周以養交黨乃欲出死力犯眾人所忌惡為陛下立事上曰郭逵便行遣安石曰郭逵若但膚受浸潤雖百年無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是逵自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作孽至於不可復容故也臣以謂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姦罔不必待其自猖獗不可復容然後行法也陛下所以優容此輩不過欲廣耳目若其言盡實即可廣耳目若敢為欺罔乃是自蔽塞聰明何利之有陛下必欲開廣耳目但忠信則賞之欺罔則刑之不患蔽塞也詔內殿承制蘇濬永不與親民差遣以濬先任戎瀘資榮富順監同廵檢使私役戰卒故也上以主兵官例多私役而法制不嚴不足以懲艾故重責之仍令自今私

役教閱兵犯徒以上者依此 環慶路經畧司言夏人送還荔原堡逃去熟戶威布等七十八人先是夏人未嘗以逃戶來歸至是欲請和故也其兩戶乃新招到曾體問不願歸者其十五戶蓋治平間所招不經體問者王安石言訪得王廣淵既退還西界礪石納幹堡地給田與熟戶數少故逃去馮京曰西人或有謀當是怨彼背叛故送來令我殺之安石曰西人不候理索送來乃得計上問所以措置文彥博曰兩戶新經體問自合依

人走投外界但根問必見詣實上曰已令李憲體問且指揮未得斷遣候李憲體問到商量安石曰十五戶必然措置失所故叛並合責廣淵若體問見失所之狀因而撫存此蕃戶給足田土只令在邊居住彼既為西人執送必無復叛之理既自謂必死蒙恩更生則必有如報秦穆公食駿馬之志兼其餘蕃戶見朝廷待之如此豈不感悅不然徒誅戮此輩有傷仁政於邊防大計實無所補上悅

李憲後來體問如何當考

甲子詔河北軍馬番上河東屯戍者二年一替舊制河北軍馬不出戍上慮其驕惰乃命更去於河東駐泊而減更期一歲以優之 賜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韓鐸新權提點刑獄張稚圭銀絹二百以提舉開江寧府張公

凸上藥家礪馬鞍山河道故也仍降詔獎諭

乙丑權鹽鐵副使兵部郎中陳經知潤州度支郎中同知審官西院王克臣權發遣鹽鐵副使經以病求出王安石請用羅拯代之上欲且留拯為發運使曰克臣可

代經也安石曰善 詔近遣董說相度添填河東馬遞

舖兵士趙子幾蔡天申相度京西差役及案視水利並

令體量逐路監司提舉司有措置不如法及弛慢不職

事以聞董說是何人何官當考 詔環慶荔原堡大順城降羌每

口給地五十畝首領加倍不足以裏外官職田及逃絕

田充又不足即官買地給之王安石以環慶秦章威等

給田圖進呈曰雖見圖然無由知章威等所得地足與

未足據所給價錢即似非良田恐未足存濟今章威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四

自拔內附若令失所即恩信不孚於邊事所損不細臣

以謂倍以錢買蕃戶地多給與頃畝須管優足未買得

地即且振以糧食令無失所況見在人只數百口不及

千口就以千口計之每口除見地外歲給兩石物一歲

所給才二十石倍價買地不過費數萬緡或疑無地可

買安石曰若以倍價買必可買料邊人亦必有典賣地

者今以倍價招之何患無地上以為然曰須明說與王

廣淵彼不知朝廷意如此即不敢如此擘畫

此月七日
十五日

日七 知雄州張利一言遼人修城隍點閱甲兵必有奸

謀宜先事為備上曰彼或為自防之計王安石曰誠如

此無事而使人疑之殆也若因此更示以繕完點閱之

形則彼以我為真有謀彼之心更生其計惟靜以待之

彼將自定也

此十七
日事

丙寅詔西作坊鑄京師諸門銅符契三十四令三司給

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內鑰匙庫依法勘同請納其開朝

門牌六面亦隨銅契發放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五

契命樞密院約舊制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

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於舊矣

兩紀並
書此

丁卯詔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陳侗同判登聞鼓院罷樞

密院檢詳以御史張商英言侗行能不足官邸有妻族

之親每休沐相從宴飲無度故也試國子四門助教張

延年換額外翰林醫學特免試從岐王顥請也詔自今

陳乞醫官院職名不許免試上以醫官免試容有倖進

故申嚴舊制 王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既辨其上壽

新儀不可用謂閤門吏不當劾而閤門吏因言評所修新儀率不可用遇不可即擅改非一於是中書取新儀看詳其間如改元會殿前三帥起居等皆非是及三帥論其不可評乃擅令用舊儀而不奏至中書責問仍迫取吏人狀云使副已令申舉然至今不曾申舉吏又云實未嘗見使副指揮又沈衡判刑部評已令告謝及杜紘判刑部評乃止之中書詰其故輒抵云儀制在中書無所檢用方欲申稟然中書先所取儀制乃其副也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六

石具以白上曰評誕謾大抵類此前改蔡挺文字猥云吏人不言臣聞評擅改使副文字多矣陛下以為不可即歸咎吏人不言上曰評所改皆非使副簽署者昨改蔡挺文字則吏人狀謂評果不知安石曰吏人狀安可為據大臣尚畏評中傷不敢與校何況吏人豈敢證評不直上曰人中傷評者却多如御史言評與吳充結親評與充乃不成親安石曰御史言事誠疎畧又非持此一事然漢元帝以劉向京房疎畧遂信石顯為忠今評

欺罔狀明甚陛下但推鞠即評雖巧說亦必不能自蔽上曰第恐評有說安石曰陛下若偏聽則評必有說若推鞠即明見欺罔之狀上曰元會事已多時安石曰事固多時中書久未進呈者政為無因耳而評乃因杜紘事反誣中書久留儀制故不得不以聞評欺罔如此又安可縱上曰此誠有罪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閤門失點檢三事尋召問評等更無他辭並各引罪縱加推鞠不過如此其秋諮張誠一止是偶失點檢罪可矜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七

恕皆由評故致此滋蔓若不罷去事必愈多煩費推求何日窮已可令評更不管勾閤門事餘悉放罪七月戊戌當考要錄云安石曰評所定閤門儀制不可行上心主評議安石力爭上終右評評擅改樞密副使蔡挺文字安石指此證評為欺上曰豈以評為忠良但人難求備如評肯盡力亦少安石曰既非忠良敢欺陛下耳目豈可不畧檢察必破去之至是上乃令評更不得管勾閤門

已已王安石謁告上令馮宗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復令宗道齋手詔封還表劄趣安石入見大食勿巡國使辛押陀羅進助修廣州城錢糧仍乞統

察著長司詔勿受其狀令廣州相度所乞以聞

是年月勿迴國

入貢大食國不與馬辛押陀羅乃勿迴使者不知何故却稱大食勿迴會要於大食國亦載此時政記同當考

辛未詔雄州兩地供輸戶凡有科率名件並依舊例不

得令帶納極箔及增他賦 詔荆湖路轉運副使孫珪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韓鐸等可並降敕獎諭初諸路廂

軍沿五代舊制軍額參雜請給不一上命樞密院合併

而鐸等以兩路廂軍合為一軍最先成書故也 是日

王安石入見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暫令臣辭位

既少紓中外怨惡又上下或有壅塞陛下可以察知若

察知臣不為邪異時復驅策臣所不敢辭也上曰卿從

來豈畏人怨惡者人情有何壅塞卿心別有所懷何不

道安石曰臣所懷具此上曰得非為李評事評自言閤

門事偶失提掇便致失事今既有失檢點事固合勘安石

曰臣所懷具如奏狀所陳非有他也上曰卿無乃謂朕

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

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為誨所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

朕於卿斷無疑心即不須如此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

不為人所疑在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

無黨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兩月初未曾有施為呂

誨乃便以方盧杞就令臣所存如杞亦須有所施為其

罪狀明白乃可比杞今既未有一事便以比杞此不待

陛下聰明然後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讒

誣之人材或過於呂誨即臣未敢保陛下無疑也上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十九

呂公著與卿交遊至相善然言韓琦必以兵討君側惡

人朕亦不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

聰明然後可辨明明在上豈有如此之理上曰卿知性

命之理非有心於功名爵祿然君臣之義卿必不廢朕

於卿未有失卿又實無病何緣便有去就安石曰臣非

敢言去就但乞均勞逸而已上曰卿之所存雖朋友未

必知至於衆人見朕於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

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

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為之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安石曰臣荷陛下知遇固當以死報陛下誠以疾病又古今異宜大臣久擅事未有無釁者及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此臣所以不免違忤陛下上曰周公為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縱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卿亦可止又曰如亢璘至微賤尚敢言卿上下何由壅塞卿不須慮此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不復乞安石曰日旰不敢久勞聖體容別具奏至中書遂出復具劄子乞罷上令馮宗道齎手詔封還劄子曰卿已許朕何故又入以卿素守豈可食言也安石復具奏而閤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

陳瓘論曰熙寧八年安石再為宰相其年七月頒三經義考天下當是之時安石與呂惠卿同在書中已反目而不相語矣明年神考以御史中丞鄧綰奏同煩辟怒而出之安石求去亦不留也觀其入請其書不論其時可乎臣今取三經義考安石及雪解經之微意先論其時然後以日錄合之譏薄之言藏於經

義誠誣之語肆於私史追思神考所以眷待安石之意臣能流涕而巳矣嗚呼所撰書義以謂聖人君子不可疑而遠之也疑而遠之則違天矣又以謂人君不明可惑以非義則於周公忠聖不能無疑又以謂成王不明為小人所惑故疑周公又謂成王易惑疑忠聖之人而安石所撰士師八義以謂守正特立之士以邪誣而不容于時此禍本之所注而大盜之所以作也蔡卞繼述之說其本在此守此意者謂之守正不然則指為邪朋立此說者謂之特立不然則指為流俗非我類者皆邪朋也異我說者皆邪誣也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廢其所謂邪朋邪誣之人從而喜曰禍本消矣大盜息矣此卞之所謂邪朋邪誣之人從而喜曰禍本消矣大盜論蔡卞力主安石及觀日錄然後知罪乃始於安石王雱偽相應蓋雪以易惑之語誣薄神考所以甚明其父誣偽相應蓋雪以易惑之語誣薄神考所以甚明其父

之忠聖而不可疑也安石自聖遂以其詐悖之身僭比周公而以含糊不分明之語上誣先烈者不可一二數聖主繼志述事事亡追遠三經包藏之說日錄誣誣之聖其亦忍聞之乎向使安石不著日錄則私意之在三經及他書者未盡露也今三經日錄前唱後應枝葉繁然非無文義而大理并逆奸名犯教習用其說者終為身患臣於王氏之學安敢無改往自新之意也陳瓘為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以累卿朕既與卿為君臣宜為朕少屈嗚呼果自神考之訓乎託訓如此繼而不辨臣恐自今已後事君以形者輩笑迫止皆無真實之心矣自尊大者驕狠傲上皆有難屈之氣矣此等託訓之言為臣子者安可以不辨哉

士申上又令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召安石入見安石欲

附舜舉表劄舜舉不可乃已

癸酉安石自齋表入見上不肯視復以授安石敦譬令

就職曰朕自得卿文字累日惶惑卿且念朕如此安石

固請弗許是日早出屯田員外郎高旦罷將作監丞

送審官東院以御史張商英言旦不治職事多遊權門

故也晁補之
銘旦墓成都府利州路走馬承受潘孝和言屯

駐雄威兵樂昇王慶告神勇兵楊進等謀奪縣尉甲為

亂鈴轄司斷配進等沙門島及廣南乞特遷昇一資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三

鳳翔府新進首送成都府令衆餘配沙門島昇與下班

殿侍仍賜錢三百千王慶二百千舊制告變者賜袍帶

遷十將上以遠方屯戍至衆賞之宜重故特命之於是

上謂執政曰朝廷改成都便宜行事法吳中復屢乞復

行及楊進結衆為變而中復乃止刺配之若付以便宜

不過反是妄配平人為多有何所補也

甲戌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知瀘州張宿庸惡貪殘乞改

差文臣知州從之仍詔本路轉運司體量宿以聞

七月二十

四日改
文臣

京西提舉常平司乞留先借轉運司紬絹十

四萬緡為常平本錢從之墨本於此日附郭達源
書誤也今移見七月末是

日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

臣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彊即須至再煩聖聽上曰

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却半年後又乞出且勿如此先

是上曰卿所謂小人朕亦何嘗暱之安石曰臣私計於

小人無所憚陛下遇臣如此縱有小人浸潤臣不過去

位而已然所以不願陛下近小人者但以虧損聖德無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二十三

以觀示四方而已上曰知卿不欲朕近小人者是為朕

計也安石又曰陛下所以眷眷留臣者欲臣助成天下

之務臣愚以謂成天下之務在陛下不在臣欲成天下

之務在通天下之志若不能通天下之志即不能運動

天下變移風俗則何由成天下之務上曰朕不明誠是

有所不見每事須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至明非臣所

能仰望然於事機亦時有不見臣愚以謂自古聖賢之

君亦賴股肱耳目所以慮無遺策陛下左右前後誠為

乏人陛下憐其愚無他而容之者多矣能啟迪陛下聰明者殆無其人然則陛下不可不深考前王所以維御天下大畧自為龜鑑陛下好察細務誠由聰明有餘然恐不能不於大畧却有所遺臣願觀古興王所以運動天下變移風俗如何即見陛下今日得失事固難一一盡言臣請試言郭達王韶事陛下以郭達誕謾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遠微譖王韶陛下又不寤而從之達知陛下可欺然後使劉希奭入奏因而遊說窺伺陛下意向

欽定四庫全書

續清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三十四

陛下又為其所惑故達敢放肆為王韶之獄今杜純奏王韶討崦東事陛下以為何如上曰又不合如此安石曰純為勘官於崦東事了不相關又輒如此誣罔妄奏小人敢無忌憚者陛下當求其所以然此不在他人在陛下而已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上曰只為事難得分明者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後小人為欺豈是盡無形迹但以陛下含糊不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

二十八日安石又辭位先

是杜純勘王韶市易司事奏韶出納官錢不明韶答勘院置辭率抵譎驕慢有云委不曾依諸場務出納致有差互韶私家物却上公使歷乞根問是與不是韶發意侵盜又韶先奏元瓘稱臣見欠瓘錢二百六十貫未歸著若勘得是侵盜只乞以功贖過貸臣死其它多類此故純奏韶欺狡事難究治乞依韶元奏候滿三年磨勘又因韶不發遣王君萬對獄遂及韶討殺崦東蕃部謂韶生事邀功王安石見純奏大怒自為畫一問純何以證韶於官錢不明令韶具析上曰文歷差互韶或不免初疑韶為侵盜耳韶亦必不至侵盜九十餘貫錢安石又言韶討殺蕃部於純所勘事初無與純本樞密院屬官久知密院惡韶觀望利害輒敢誣奏其情意可見今當別遣人推鞠上以為然時純已丁父憂去官朝廷權純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命未下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清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三十五

乙亥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既而中輟

慶曆三年五月丁亥

置武學八月戊午罷之乞復之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

知兵者為教授凡使臣未參班并門蔭革澤人許召京朝官保任試驗人材弓馬應試武舉合格者方許入學給常膳習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隸習在學及三年則具藝業保明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監押寨主白身與經畧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三年無遺闕與親民或巡檢如至大使臣有大兩省或本路鈐轄以上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二十六

三人保舉堪將領者並與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仍遣兵部郎中韓鎮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新舊紀並書乙亥置武學通畧仍以天章閣侍制孫固判武學初除韓鎮鎮尋使河

北逆敗用孫固

初密院修武舉條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書墨

義王安石曰今三路武藝入等義勇第三等以上皆已有旨錄用陛下又欲推府界保甲法於三路即須每歲解發合試人赴闕錄用如此則錄用武力之人已多又廣開武舉一路恐入官太冗兼近方以學究但知誦書

反更愚魯不曉事廢之今又置武舉墨義一科其所習墨義又少於學究所取武藝又不難及則向時為學究者乃更應武舉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補於事先王收國之勇力之士皆令屬於車右者蓋亦不使此輩委棄於民伍且以備禦侮之用也既所取在於勇力禦侮而已則令誦書答墨義復何為也上曰朕亦語密院以墨義不可用至是再進呈武舉條制乃悉從中書所定閏七月五日當并此安石因言四方有逸材之人朝廷當留意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三十四

二十七

收拾上曰止軍校中甚有部轄勝總管鈐轄者此輩止是官大爾亦何嘗有智安石曰臣在外州軍見每處軍校必有三兩人得力者今一切以階級遷轉更無分別宜如選人於軍校中薦舉有才畧者則不惟拔出可使之材亦足勸將校競修職業也上曰如此誠好止是今將帥兵官不過取有利口及能為幹私事者薦之此所以難行也上謂王安石曰早欲了西事別措置邊事安石曰西事了與未了何妨措置邊事自古人君興造功